

底层飞离与文学天空

——赵命可小说读后记

周燕芬

些精神异象的,短篇《到天尽头去》和中篇《我欲乘风归去》连续出现的少年马文,心存一个看起来完全孩子气的执念,就是要往天尽头去。离家出走的路上,“马文的内心激励而空落,他看不到出路,不管是转身回家还是到天尽头去,他都心中没底,但他认定,一直走下去,总是有出路的,而他回家就意味着妥协,意味着失败。”《谷文庆简史》中的谷文庆同样“是镇里最孤独的孩子”“他来到这个世界,就是为了和父亲作对”,他甚至连马文那样一个不可着落梦想都没有,直到最后死于非命,都没有人知道谷文庆的真实内心。

赵命可笔下的马文和谷文庆,他们的人生故事简单到还没有展开就匆忙结束了,但作为文学形象,却提供给读者很大的回味空间。小说写他们生来就是缺爱的孩子,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,“没有人关心孩子们的内心世界,即使是他们的父母。”而有趣的是,他们的父母却并非生来就冷漠和暴力,短篇中马文眼里病态、自私的母亲曾是非常和善且多情的女人,父亲马昆也曾和孩子们一起开心地笑闹,后来则变得沉默寡言。中篇小说更加展开写道:“在日子过得舒坦的时候,人的心胸也是宽广而博大的。对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来说,没有什么事能比生活上的突然变故更加折磨人的了。那种捉襟见肘的生活,为一分钱反目成仇的日子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,人心一下子变得比针尖还小。马文挨打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变成了家常便饭。”生活的变故和贫穷苦难会摧毁人的意志,摧毁所谓的道德观念和美好人性,底层弱者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,会把所有的怨气仇恨转

类之进步贡献绵薄之力。

“两铭斋”内,四架书橱,一把藤椅,一方小几,一盆文竹,便满满当当。虽是窄小,然“鹤鸣巢林,不过一枝”,不必在乎也。唯恐自身笃胎成性,日无一得,愧对满架经书。书斋窗外,丹鹤楼咫尺相望,大红灯笼沐春风微微浮动。伸手出窗,似乎即可触摸楼廊那惟妙惟肖的木格窗棂。丹鹤楼南,即是“一江清水供京津”源头之丹江碧水。江岸武馆球场梨园,江面白鹭河鸭跃鱼,此景此情,不饮白醉也!

余于斋中,手捧经卷,潜心研读,直抒胸臆,做点短文。每每夜深人静,灯火阑珊之时,独坐斋中,思绪万千,仿佛穿越时空,与先祖对话,聆听“夜眠人静后,早起鸟啼先”之教诲,领悟“民胞物与”,竭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蕴涵,践行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之宏愿。

此乃余之书斋,亦“两铭斋”之记也。

闲章

我于闲章,原本攀扯不上。我不是书画家,亦非金石家,更不是收藏家,何谈“闲章”呢?但要唠叨起来,还是值得回味的。那一年,我于北乡腰市,因工作刻制一

号、籍贯、书斋名、别号、官阶、门第、记事、格言、诗句、成语、自勉语、吉祥语、调侃语治印,都可归于闲章。闲章寄托了文人的风骨和雅趣,往往承载着主人家的心境、情感和人生体悟。通过闲章,可窥见一个人的处境、志向和品格。名章只供本人使用,闲章就不一定了。时过境迁,还可以转赠他人继续使用,所以就会常听到某某人说:“我这枚闲章可是某某名家曾经用过的……”

第二枚朱文闲章“俯读仰思”,是宝鸡宗亲刻制而赠。铭文是教诲我以先祖张张公

时,是将一束光芒照进人物心底的。赵命可是熟读生活的作家,但他在状写小人物的日常故事和冷暖悲欢时,始终将题材故事当作人物灵魂的承载体,将小人物的人生梦想哪怕是一个卑微的梦想,一个不可能有着落的梦想,当作活下去的最大动力。郝玫“做了一辈子的乡村女教师,还好,她有来雨,她还能每天都喊叫几次来雨,要不,这漫长的人生,可怎么过啊。”“祁阳的心在南方,而南方却始终是一座漂泊的岛屿。”她订婚后给他写了最后一封信,“告诉他,她给这人的只是身体而她的心则永远在南方陪伴着他。”如此等等,这本小说所写人物命运都没有圆满的结局,而是多呈悲剧性走向,然而失败的是人生,活着的却是梦想。爱情与理想信念的坚守原本不易,对于底层人来说更加昂贵奢侈,要付出更惨痛的代价,这代价有可能是自己的一生,甚至可能是生命本身。没有人怀疑赵命可小说的写实功力,以及他状写生活多面相的神笔墨,但换一个角度看,作家显然已超越了“忠于现实”的单纯叙事,在对人的充分理解和人本主义观照中,赋予那些贴地活着的灰色小人物以精神飞翔的姿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赵命可的小说又是富有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,正如熟悉他的作家朋友王祥夫所说:“小说里有一种近似于光芒的东西,那种‘始终不明确’的‘骚动’和‘渴望’,正是赵命可小说的魅力所在。”

赵命可是一个有文学慧根和早熟的作家,他少年曾狂热地爱诗,中学时代就出版过诗集,这或许是命可小说诗性特质的源头。命可在逃离故土的路上开始书写激变时代底层人的生命遭际,是最大限度地投入了自己的。小说带有明显的个人生命印记,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,充满共情和悲悯的色彩,这也是命可赋予笔下人物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主体原因。人生无法逃离琐碎的庸俗,文学则予以我们精神展翅的可能。命可南下20年的底层生活经历,丰富了他的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,在浪子漂泊归来时,我们面对的,是一颗依然不变的诗人赤子之心,而命可所面对的,是故乡广袤的土地,和期待他再次起飞的文学天空。

“屏居南山之下,终日危坐一室,左右简编,俯而读,仰而思,有得则识之,或中夜起坐,取烛以书”为楷模。

“俯读”,乃低头阅读各类典籍。可跨越时空,与先贤对话,汲取他们的智慧与经验。“仰思”,则是我在阅读之余,抬头仰望星空,深入思考所学知识的内涵与意义。常在夜深人静时,独坐书桌前,回顾一天的阅读收获,试图找到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。

“俯读仰思”于我,既是治学座右铭,也是人生指南针。既要脚踏实地,勤勉努力,又要心驰梦想,勇于奋斗。这不仅是我印章上的印记,更是内心深处的信念与追求。

去年金秋,在关中书院西边一家刘文西题匾“蜀风堂”的印章铺里,我先是看上一块石头,正看似秦岭主峰,峰间可放毛笔,俯瞰似一片树叶,玲珑小巧,颇为喜欢。细看平面,镌刻着“心清自得诗书味,室雅时间翰墨香”这充满文化蕴涵与个人情怀的铭文。这不正是我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吗!

“心清自得诗书味”,意在当心灵处于清澈宁静的状态时,便能深刻体会到诗书中所蕴含的韵味与智慧。阅读诗书不仅是对知识的汲取,更是对心灵的滋养。于我而言,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,常常寻得一隅静谧,手捧书卷,细细品味其中的意境与哲理。一时忘却尘世的喧嚣,享受内心宁静与满足。

而“室雅时间翰墨香”,恰吻合了我书房的雅致氛围,书桌上摆着各类经卷,桌上备有笔墨纸砚。每有空闲,便陶醉于欣赏书画带来的愉悦与宁静之中。思绪飞扬到此,我兴奋冲付账将这枚印章请进书房,它将成为我勇毅前行、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。

书房与闲章

白杨

白杨

白杨

白杨

白杨

白杨

白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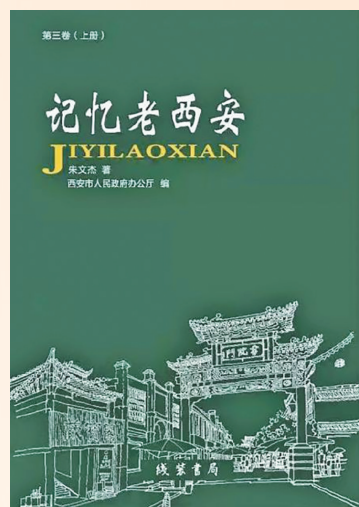
白杨

白杨

白杨

白杨

白杨



历史的注解

第五建平

他本无心书写历史,却给历史加了一个注解。这是我读朱文杰先生《记忆老西安》系列之书的第一印象。

早在2019年收到朱文杰先生赠我的第一套《记忆老西安》时,我翻看目录,捧书的手就开始颤抖。古籍浩如烟海,而《记忆老西安》毫无疑问是我所读其中最璀璨的作品之一。它犹如时间的长河记载着千百年来的西安发展史,无论是政治风云、时代更替、经济变迁、文化思想的交锋、城市面貌的变化等,朱文杰先生都以独特的纪传写真形式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立画面卷,巧妙地将时代人物、王朝兴衰、日月更新等串联成守护历史文脉、贯穿华夏文明的宏伟篇章。

《记忆老西安》这部厚重的城市传记,可以说是在时光褶皱中打捞一座城市的灵魂,目前此书已出版了五卷本(上下集共十本)近三百万字的体量,在当代城市文化志中堪称异数。这部书最动人的特质,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史志的编年框架,将历史叙事溶解在街道巷陌的肌理之中。如四府街的青石板、湘子庙街的槐树影、北院门飘散的羊肉泡馍香气等,这些鲜活的细节构成了一部可触可感的城市生命史。作者用人类学家的田野精神,在西安城的历史褶皱里,捞捞出无数即将湮灭的城市基因,相较于那些档案的宏大叙事,该书呈现出独特的“微观史学”价值。它通过上千位受访者的口述实录,让那些未被正史记载的市井烟火、未被文献记录的民间技艺,在《记忆老西安》中获得了永生。这种以个体记忆重构集体记忆的书写方式,使本书成为西安城市记忆库中不可或缺的“民间底本”。当钟鼓楼的晨钟暮鼓与城中村的叫卖声在纸页间交响,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城市的历史年轮,更是文明传承的隐秘路径。

当看到书中记载了我在《长安》杂志社与路遥相识的经历时,我的眼泪竟不受自控地溢了出来。看着照片,这个在烟灰缸里堆满烟蒂的陕北汉子,可以说缔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碑。书中记录的细碎场景,恰似散落的时间琥珀,让曾经模糊的记忆重新泛起温润的光泽。还有青年路、北大街、西安人民剧院、报社大楼、和平电影院,承载着我的整个青春与光谱,因为我家就在青年路的团市委大院,报社大楼是我真正进入西安工作的第一站。朱先生笔下那个爬满藤蔓的西安人民剧院,正是我们这群“电信机关青年”8小时之外的秘密基地。书中提及的公共水房、砖砌花坛、褪色的宣传栏,像被施了魔法般在眼前复活。当读到青年路消失的印刷厂时,鼻腔里似乎又涌入了油印试卷与残书混杂的独特气息。这些文字不仅唤醒了个体记忆,更在集体无意识中打捞起整代人的精神胎记。

我与朱文杰先生可谓墨墨相照的知音之交,我们两个开始都是写诗歌的,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“在地性”写作的纯粹。他拒绝文化猎奇的写作姿态,以考古学家的严谨与诗人的敏感,在寻常巷陌中勘探文明矿脉。每当夜深人静翻阅先生赠书,总能在字里行间听见长安城的脉搏跳动,这也是为什么我崇拜和坚持向朱文杰老师学习写作笔法的原因。就《记忆老西安》而言,在学术维度上,它开创了城市记忆书写的范式。巧妙融合了口述史、物质文化研究与空间叙事学,构建起多维度的记忆坐标系。书中对“西仓巷子”市集的人类学观察,对回坊建筑谱系的类型学分析,为城市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田野样本。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,打破了地方志写作的固有窠臼。可以说该书的历史价值更在于其“抢救性记录”的紧迫意识。书中收录的上百份老字号账本、近千张消失店铺的照片、超百位老匠人的影像记录,构成了一座立体的城市基因库。这些看似琐碎的民间档案,实则是解码城市文化DNA的关键。站在永宁门的城墙上,眺望古今长安,朱文杰先生用笔墨为当代也为后人铸造了一座记忆的方舟。当电子导航覆盖了城市肌理,当连锁商铺吞噬了市井个性,这部著作的存在本身,就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宣言。它告诉我们:真正的城市灵魂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,而在百姓晨昏的炊烟中,在孩童嬉戏的巷弄里,在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深处。这或许就是《记忆老西安》给予我们最珍贵的启示——守护记忆,就是守护文明的火种。

人间烟火里的诗意

白杰

白杰

白杰

白杰

游子心中的梦与痛

——读郑长春长篇小说《青台镇》有感

刘玉爽

刘玉爽

刘玉爽

刘玉爽

刘玉爽

刘玉爽



刘玉爽

刘玉爽

刘玉爽